

三世代の
中國人の東瀛の物語

『一切国史都是人的历史』

一个家族的百年历史
见证着中国近现代的浮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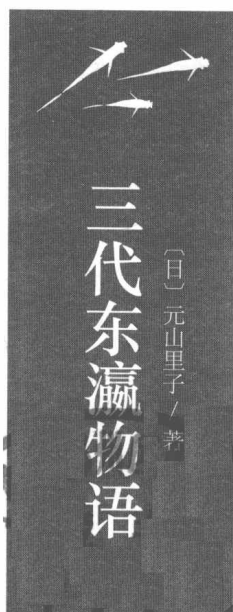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家庭的悲喜
穿越中日两国的藩篱

三代东瀛物语

〔日〕元山里子 /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SANDAI
DONGYINGWUYU

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三代东瀛物语 / (日) 元山里子著. --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360-8157-4

I. ①三… II. ①元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13805号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策划编辑: 林宋瑜

责任编辑: 揭莉琳 林 菁

技术编辑: 凌春梅

内文设计:  禮孩書衣坊
FULI HAI BOOKSTORE
bookd@163.net

封面设计:  设计 | SIJIE
DESIGN

书 名	三代东瀛物语 SAN DAI DONGYING WUYU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2.25 1 插页
字 数	230,000 字
版 次	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3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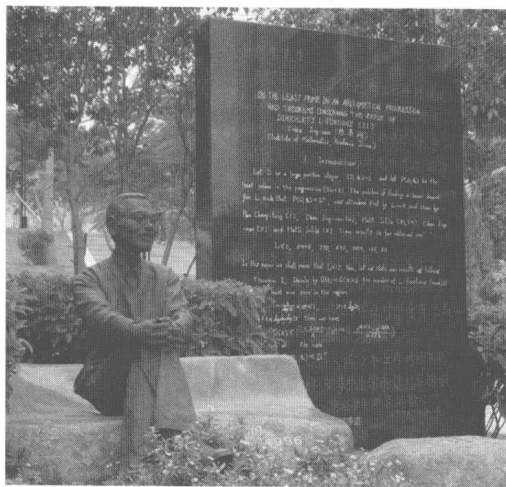
序

见证了中国传统美德的人

这篇文字家史，献给我最最敬爱的爸爸——今年 98 岁的李文清。

爸爸是 1950 年从日本回国的老海归，他回国后一直在厦门大学教授数学，后来还主持创办了厦门大学计算机科学系。最令爸爸自豪的，当然是他的学生陈景润。

陈景润不仅是爸爸的学生，也把爸爸看成是知心的朋友，不时给爸爸来信。我上大学时，陈景润到我家来，还给我写了



厦门大学陈景润纪念碑

几句鼓励的话（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九节——编者注）。陈景润逝世后，厦门大学给他竖立了一个铜像，铜像旁有一座纪念石碑，上面刻有陈景润写给爸爸的亲笔信。

爸爸的一生，可以说是“幸运”的。我这里所说的“幸运”，并不是单纯的好运，而是爸爸亲身见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。

1918年，爸爸出生在河北滦县茨榆坨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里。在爸爸出生之前，我爷爷就离家出走了，所以爸爸是太爷爷抚养大的，爸爸直到30岁之前，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。按照现在的说法，爸爸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，而且抚养他的太爷爷家境也很贫穷，根本没钱供爸爸上学读书。

爸爸是一个没有任何家庭背景、没有任何社会资源的普通农民的孩子，而且还是没有父亲的孩子。按现在的“常识”来看，爸爸这样的人，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的，更不可能出国留学，成为专家学者。

可是事实上，爸爸这个穷孩子，不仅读了大学，而且还读了四个名牌大学——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大阪大学、京都大学，顺利地成为一名专家学者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呢？如果深入探讨一下其中原因，它的根源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：珍惜人才，培育人才。

抚养爸爸的太爷爷，自己没有文化，爸爸从小读书是太姥爷免费教他的。太姥爷自己有三个儿子，可是太姥爷却不教自己的三个儿子读书认字，一心一意只教爸爸一个人，他把自己所有的学问，全部传授给了爸爸。

太姥爷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因为他具有中国“珍惜人才”的传统美德。太姥爷认定爸爸是个“人才”，而自己的三个儿子不是“人才”，所以太姥爷非常珍惜爸爸这个“人才”，一心要把爸爸培养成才，甚至不惜放弃培养自己的儿子。

之后，爸爸考上当时著名的昌黎汇文中学，但却交不起昂贵的学费。而中学校长看到爸爸是个“人才”，于是特别批准让爸爸在学校敲钟，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，免掉了爸爸的学费，使爸爸有幸就读这所著名的中学。

此后，爸爸又幸运地有了一位义父。这位义父是非常富有的银行家，不仅有当时罕见的小轿车，还在北戴河有别墅。按现在的“常识”，这样的大款银行家，不太可能认爸爸这个农民家的穷孩子当自己的义子。可是他不但认爸爸为义子，而且还花巨款送爸爸出国留学。

太姥爷一心一意教爸爸学问，中学校长免掉爸爸的学费，义父花巨款送爸爸出国留学，这些都是无私的帮助。他们这些人无私帮助爸爸的动机，其实非常单纯，就是他们觉得爸爸是个“人才”，所以他们会珍惜人才，不能把人才埋没掉，他们会尽力让爸爸成才。

这种“珍惜人才”的心态，是中国传统文化根基中的一种难得的美德。爸爸这个没有家庭背景、没有社会资源的穷孩子，能够出国留学成为专家学者的“奇迹”，其实就是爸爸亲身见证了这种中国传统的美德。

至于爸爸是怎样具体见证中国传统美德的，就请看我们的家史吧。

- ◆ 序：见证了中国传统美德的人〔001〕

第一章

共和来了，沉睡的茨榆坨村醒了

- ◆ 第一节 茨榆坨村里第一个有新思想的人〔003〕
- ◆ 第二节 太爷爷说，要送爷爷进新学堂〔016〕
- ◆ 第三节 爷爷说，我要去干革命了〔031〕
- ◆ 第四节 爷爷走了，爸爸出生了〔056〕
- ◆ 第五节 爸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批传人〔069〕

第二章

爸爸十四岁，终于走出了茨榆坨村

◆ 第一节 教会中学里的敲钟童 [083]

◆ 第二节 命运的结拜兄弟 [096]

◆ 第三节 爸爸遇到命定的贵人，

成了他一生的义父 [105]

◆ 第四节 在义父的关照下，爸爸上大学了 [116]

第三章

爸爸在日本留学的日子

- ◆ 第一节 爸爸苦涩的决定 [131]
- ◆ 第二节 爸爸二十五岁，开始了异国的留学生活 [136]
- ◆ 第三节 我的日本妈妈出生在台湾 [148]
- ◆ 第四节 爸爸的心事和妈妈的心事 [160]
- ◆ 第五节 妈妈的第三故乡 [172]

第四章

我的故事开始了

- ◆ 第一节 我和亚洲第一别墅的缘分 [193]
- ◆ 第二节 鼓浪屿沙滩上的童年 [204]
- ◆ 第三节 妈妈的聚宝箱 [213]
- ◆ 第四节 我所不知道的反右斗争 [222]
- ◆ 第五节 我所知道的『文革』 [227]
- ◆ 第六节 姐姐哥哥返回茨榆坨 [236]
- ◆ 第七节 我爷爷后来的故事 [241]
- ◆ 第八节 妈妈第二次欣喜的眼泪 [252]
- ◆ 第九节 爸爸与陈景润的友谊 [262]

第五章

我在东瀛

◆ 第一节 妈妈为我悄悄准备去日本留学〔273〕

◆ 第二节 在日本的第一夜，花尽我全部的财产〔278〕

◆ 第三节 我的日本留学生活，从零的起点开始〔288〕

◆ 第四节 初恋悄悄光临到我〔309〕

◆ 第五节 一位改变我世界观的人〔338〕

◆ 后记：中国梦和美国的梦〔372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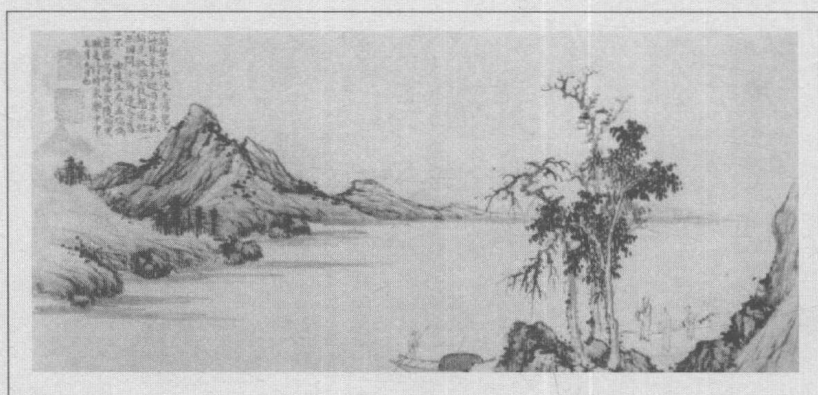
SAN DAI
DONG YING
WU YU

1

第一章

共和来了，
沉睡的茨榆坨村醒了







第一节

茨榆坨村里第一个有新思想的人

我家的家史，有据可查的故事，可以从我的太爷爷那一辈讲起。我这里所谓的太爷爷，也就是我爸爸的祖父。

我老家在河北滦县的茨榆坨村，这个内地小村子，离唐山一百多里，虽说不算特别偏僻，但一直很落后。1969年，我姐姐和哥哥插队回老家时，茨榆坨村还没有电，依旧延续着几千年来的日出而起、日落而息的古代生活方式。在茨榆坨村里，时间好像在停滞，人们好像在沉睡，可称为“沉睡的茨榆坨”。

自从清朝平定中原以后，茨榆坨村就一直在和平与宁静中度过，没有经历过任何兵荒马乱的动荡。清朝末年，

中国各地都出现了反清的革命运动，但这些革命运动就好像外国发生的事情，都从未波及茨榆坨这个偏僻的村子。

到1911年底，管辖茨榆坨村的滦县县城里，爆发“滦州起义”。虽说滦县县城离茨榆坨村并不算远，只有四十公里的距离，今天看来，这只是汽车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可是在1911年的时候，因为没有先进的交通工具，四十公里的距离就是一个十分遥远的距离，要走两天的路程。所以“滦州起义”对茨榆坨村来说，好像是外国发生的事情，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村民们只是听说有“革命党”闹造反，但后来结果怎么样，却也不清楚。

太爷爷是开点心铺兼中草药铺的，还有一个雅致的店名——福兴斋。太爷爷的福兴斋，除了卖一些家庭常用中草药以外，主要卖一种酥饼。这种酥饼在面粉里掺入花生和核桃仁，味道好，价格公道，成为远近闻名的点心铺，附近一带的人走亲戚什么的，都要带上一包福兴斋的酥饼当礼物。

这样我太爷爷靠着卖中草药和做酥饼，居然也发了财。最旺盛的时候，家里有十八间房子，五辆大车，成为茨榆坨村里屈指可数的富户。

按照现代人的观念，太爷爷的福兴斋中草药可以成为村民们大病小病时的便利店，而酥饼，则可以作为土特产为茨榆坨村做广告了，所谓土特产越土越好。可是在当时，人们还没有土特产的概念，认为乡下的土货，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不好意思拿到城里去卖。那时候土特产要想出名，唯一的途径就是被皇帝选用。

淳朴的农民不相信自己的舌头和味觉，认为皇帝是天底下最权威的美食家，皇上说好吃的东西，那才是真正的好吃。离茨榆坨村不远的东路村的赵家，因为皇宫里曾经向赵家购买过花生，于是赵家的花生一举闻名，成为贡品。这里的人把赵家的花生带到城里送人，还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这可是贡品哟。”

辛亥革命成功了，大清帝国倒台了，这些天大的事，在茨榆坨村里居然没有动静，村民们还是照样过他们的日子。他们唯一知道的，就是县城里的县衙门，换成了一个叫什么“政府”的东西。

一直到1912年夏天，县城里终于派人传话到茨榆坨村，说是让茨榆坨村的村长去县城一趟，要传达新政府的号令。茨榆坨村的村长，也就是我们李家一族的族长。村长认为

我太爷爷是卖中草药的，有文化，就让我太爷爷赶大车，与他一起去县城，一方面可以壮胆，一方面万一有什么应付不了的事，好有个“参谋”听取“新政府”的号令。事实上村长的这个抉择，对后来的茨榆坨村，特别是我们家还真的起了“划时代”的作用，当然，那时候村长和我太爷爷都不知道。

前面说过，从茨榆坨村到滦县县城，要走两天的路。太爷爷赶着大车，和村长一起赶往县城。路上住在客店里，太爷爷请客吃饭，村长见了白吃的饭，不免贪嘴多吃起来，因为那个时代，白吃的饭，除了红白请客，是几乎没有机会白吃的呀，结果村长把肚子吃坏了。

第二天赶路时，村长过不了一个时辰，就要下车去解手一下。好在那时中国还没有进化到公共厕所时代，大家都在路旁的树丛里解手。所以村长不停地下车解手，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

晌午时分，太爷爷和村长进了滦县县城，把大车寄放在一家小客店里。两人换一身干净衣服，就直奔滦县衙门。滦县衙门在县城的中央，高大的青砖高墙十分醒目。两人来到县衙大门前，只见两扇黑漆大门紧紧关闭，门楣上悬挂一方有些陈旧的金字匾额，写着“滦县署”三个大字，